



与父母一起看老相册

马亚伟
(河北)

我帮母亲大扫除，从柜子的最底层翻出了几本老相册。这几本相册可有些年头了，里面甚至还有三十多年前的黑白照片呢。

安静的下午时光，小院静默，老屋无言。我把相册上的积尘擦掉，招呼父亲和母亲一起来看老相册。母亲兴奋地说：“你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这些的？这几本相册我早忘了放哪儿了，有十来年没看过了。”父亲也凑过来说：“嗯，是有些年头没看过了！”说着，他还把老花镜戴上，很认真地一页页翻看起来。

母亲是个细致的有心人，老相册里的照片，全是她按照拍摄的时间顺序一一排好的。翻开最旧的那本，第一页上的照片是我4岁的时候跟父母的一张合影，那时还没有我的两个妹妹。照片是在照相馆里照的，父亲和母亲都端坐着，站在他们的前面，父亲的表情郑重严肃，母亲则微笑着，而我睁着懵懂的眼睛望着前方。母亲一定是觉得这张照片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我看着这张老照片，忍不住说：“爸，你那时候可真帅啊！”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摸摸自己的头说：“现在头发全白了，也满脸皱纹啦。”母亲感慨地说：“都过了三十多年了，能不老吗？那时候，你爸在外面上班，我在家里一边种地，一边带你。当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是那时候最有意思。”母亲的眼神中，分明流露出对往事的深深怀念。

母亲轻轻地翻动着老相册，即使已是多年没有再看过，但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母亲仍能细细地讲述出来——这些照片，母亲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和父亲一边听着母亲的讲述，一边跟随她一起回忆往事。

有一年，我们全家人仅照过一张照片，那时已经有了我的两个妹妹，照片是一家五口的合影。母亲说：“那年是咱家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人口多了，负担重了，再加上我又生了病，日子就更艰难了。到了年末时，家里的情况才有了些改善，你爸带着咱们去照了这张照片……”

回忆中有喜有忧，有笑有泪，在时光中走着走着，好日子就来了。

后来的照片就变成了彩色的。我们姐妹几个都爱美，喜欢照相，在那些缤纷的时光里，父母一直用爱陪伴我们成长。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段美好的记忆。母亲的记性真好，我们姐妹三个的故事她全都记得一清二楚，有些事连我自己都忘了，她却还记得，甚至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来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都是比较粗线条的，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也能记得当时我们姐妹几个说过的话，我想，定是因为爱，所以才会牢记。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三个人在回忆中慢慢游走，感觉像是乘坐时光之舟进行了一场旧地重游、一次往事重温。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相册，恍惚间，我觉得自己似乎还是照片里那个在父母膝前撒娇的小丫头，然而一抬头，父母已是满头白发，我亦人到中年。

岁月催人老，人生风雨多。看完最后一页，父亲合上相册后轻轻地说：“一个家，风风雨雨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我和母亲一起沉默了，可我们心底却澎湃着，岁月潮涨潮落，已把沉睡的故事唤醒。

龙应台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却想说，父女母子一场，意味着我们一同经历的那些往事都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那些记忆历久弥新，永不淡去。

伸直了的母爱

周咏明(黑龙江)

小的时候，我因为顽皮淘气，被父母和左邻右舍称为“三天不打便上房揭瓦的孩子”。有时候闯了祸，母亲就气呼呼地把我按在凳子上，抡起笤帚疙瘩打我的屁股。每到这时，我不仅不喊痛，还紧咬牙关，学着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样子，怒目凝视母亲，嘴里还模仿台词：“哼！地主婆，你等着……我们的队伍就要打回来了……”母亲此时就会破涕为笑，笤帚疙瘩落在我屁股上的力度也就小了许多。

记得我9岁那年，一天上午放学后，我和几个小伙伴没有回家吃饭，而是爬到村子西面的一棵桑树上去摘桑葚。正当我在高高的桑树上吃得满嘴黑乎乎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从树上摔了下来。

“呀——血——骨头，哎呀妈呀，出血了——露骨头了——”有

个小伙伴看着我大叫了起来。

当时因为被摔麻木了，我暂时没有感觉到疼痛，听到喊声，我低头一看，只见鲜血染红了我的右臂袖子，似竹棍的一截白骨穿透了衣袖——不好！我的右臂折了！说来也巧，此时母亲正好来找我回家吃饭，见此情景，她立刻背起我跑向村卫生所。医生一看我伤势严重，又立刻找人帮母亲把我送到了乡医院。

我在乡医院住了两个月，出院时，医生指着我那打着厚厚石膏的肘关节，对瘦了一圈的母亲叮嘱道：“孩子的胳膊算是保住了，恢复得不错，半年后再来复查。不过，等过一个月卸掉石膏后，要让孩子一点一点地练习伸直胳膊。现在趁孩子年纪小，骨骼还在发育，容易伸，否则，将来可能就永远伸不直了……”

一个月后，厚厚的石膏从我的右臂上取掉了，母亲开始让我练习伸直胳膊。可是，我那三个月没有活动过的肘关节已经固定住了，稍一伸展，就感到钻心地疼，疼得我大喊大叫。每逢此刻，母亲就会心疼地停下动作，不再强求我练习。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用“大喊大叫”来逃避锻炼。

半年后，母亲带我去乡医院复检。那位给我动过手术的大夫，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母亲，冷冷地说道：“孩子几乎是一点也没有恢复，你这母亲是怎么当的？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从此残废吗？现在回家慢慢伸，兴许还有希望……”

回到家的当天，任凭我疼得如杀猪一般又喊又叫，母亲却俨然变了一个人，她绷着脸，一

声不吭，两只手分别按住我的手和肩膀，一点一点地慢慢压下去……由于我极力挣扎，母亲不得不喊来父亲帮忙按住我，我疼得满头大汗，哭得泪眼婆娑，偷眼看母亲，她的脸上全是汗珠，两眼也是泪汪汪的。

父亲在一旁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孩子多可怜啊……残废就残废，以后咱养着他……”母亲把眼一瞪，责备道：“你说得轻巧，那咱俩以后不在了呢？谁去照顾他啊……”

在母亲近乎于残酷的逼迫下，四个月后，我的右臂居然能够伸屈自如了。

再次去乡医院复查时，医生对我的恢复情况很满意，我激动得跳了起来：“啊！我解放了！”

这时，我再偷眼看母亲，她正用手背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

冬日麦秸垛

寇俊杰(河南)

如今的农村，很少见到麦秸垛了，但在我小时候，谁家的房前屋后没几个高大的麦秸垛呢？那可是人们过冬的“宝物”呀！

初冬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老人们走出家门，寻一个向阳的麦秸垛，和衣躺下。头顶有暖和的阳光照着，身下有蓬松的麦秸垫着，呼吸着带有麦子味道的空气，不一会儿，人就进入了梦乡，均匀的鼾声里，还可以做一场五谷丰登的梦。哪怕起风了，有高大的麦秸垛护着，丝毫也不会觉得凉。待到睡醒了，老人们会聚在麦秸垛前，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天上地下，信马由

缰，无论谁吹的牛皮有多荒唐，大家也都是哈哈一笑。等孙儿跑来喊回家吃饭时，老人们站起身来拍拍挂在裤腿上的麦秸，哼着小曲儿各自回家。

麦秸垛不但是老人们的福地，还是孩子们的乐园。当年，我们这群孩子在麦秸垛旁玩得最多

的，就是捉迷藏。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们总是对玩捉迷藏乐此不疲，玩得多了，每个麦秸垛都被我们挖出了一个洞，方便躲藏的人随时钻进去。抓些麦秸把洞口遮好隐蔽自己，透过缝隙，躲在里面的人还能观察到外面的情况。麦秸垛里大洞连着小洞，易

藏难寻，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小伙伴藏在麦秸垛里很长时间都未被捉到，竟等得睡着了，直到大人们到处急唤，他才醒。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窝在最大的麦秸洞里打扑克，那个麦秸垛足有两层楼那么高，五六个人坐在里面绰绰有余，谁输了就在里面翻跟头，比在家里玩有意思多了。

整个冬天，田地里都没有青草，麦秸成了牛和羊最好的饲料。“人对脾气客对货，老牛对麦秸垛。”假如没有麦秸，不敢想象这些牲口将怎样度过漫长的冬天，所以那些养牛羊的人家，有时还要到别处去收购麦秸。对养

猪的人家来说，麦秸更是有了用武之地，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向猪圈里撒上一些麦秸，这样猪在圈里不但暖和了，湿润的麦秸还能当农家肥，为麦子生长增添肥力。

麦秸易于燃烧，是引火做饭的好材料。在我的老家，有一个形容人脾气暴躁的歇后语是这么说的：“麦秸火脾气——一点就着”，这正说明了麦秸的特点。麦秸还能填充枕头、铺床、垒土墙……看似无用的麦秸垛，在庄稼人的眼里，就是一座金山，这座山，见证了庄稼人的平凡生活，让乡村的冬天充满了烟火味儿……

长巷青蒜香

耿艳菊(北京)

走进那条巷子，实在是一种偶然。

我去后街市场买菜，有一条宽大的马路可走，这条巷子却窄窄的，两个人并行时显得十分局促。巷子里尽是多年前的老房子，挤挤挨挨，破破败败，用风烛残年来形容也一点都不过分。那些房子佝偻着背连成一片，灰茫茫的，如迷宫一样。晴天时看巷子里尚好，雨天就更让人生怯了，巷子里的路面都坏掉了，坑坑洼洼的，在巷口一眼就可以望到那一滩滩混合了各种杂质的污水。

所以，即使很多次从巷口经过，我都不曾进去过。

那天，路过巷口时，我不经意间瞥了一眼，竟吃了一惊——巷子里的路重新修整了，铺上了一层青灰色的方砖。那方砖的风格古朴，铺得也很齐整，我一时兴

起，抬脚就拐进了巷子。

进了巷子后，我才发现除了路面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一副颓败的模样。巷子长长的，当我走至一半感到有些无聊时，眼前却陡然一亮——前方的一户人家在窗栏杆上挂了一盆花，或者说，是一盆绿植。站在窗前的时候，我才看清，那不是什么绿植，而是一盆蒜苗；养蒜苗的器皿也不是花盆，而是废弃的塑料油壶，壶的上半截被主人截去了，留着宽大的下半截，盛了土，用两根绳子穿过，吊在窗栏杆上。那挂壶的窗台窄小，还脱落了几块水泥，很有年代感，这间院子的大门斑驳，上面落着一把锁，里面静静的。

我不舍得离去，兀自站在这扇窗前瞅着蒜苗出神。风从巷子的尽头吹过来，青青的蒜苗当空跳起了舞。已是初冬了，风有些冷

冷的，一切都呈肃杀萧条之势，而眼前的这些青蒜苗，摇摇曳曳，摇得我心底生出一片葱茏，像是漫天黄沙中的一块绿洲，又像是漆黑夜中的一盏灯光。如果这些蒜苗出现在亮堂的阳台上，我或许会不以为然，但，生活在这样逼仄的长巷里，仍然过得如此富有诗意，不得不让人叹服主人那颗热爱生活的心。

我心里惦记着那些青蒜苗，后来又走了几次那条巷子，却始终不曾见到过主人，那扇门总是寂寂地锁着。

一天中午，阳光实在好，我溜达着又来到了巷子。一进巷子，一股淡淡的菜肴香味就钻进了鼻子。当走到挂着蒜苗的窗前时，我赫然看到那些青蒜苗被掐去了一些，露着齐整整的绿根。再走几步，我看到那扇久锁的门竟是开

着的，一对中年夫妻坐在门口，正低头吃饭。男人长得结实，很憨厚的模样，只顾低着头呼噜呼噜地吃面，似乎这面很香很香的样子；女人十分朴实，黑黑的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女人抬起头，看到我，虽不相识，却也笑盈盈地打招呼：“吃过了？”我也笑，答：“吃过了”，简单的对话让人感到心里暖融融的。我看到，她手上的碗里盛着热乎乎的面条，面条上卧着几叶青蒜苗，那香味原来就源于此呀。

阳光很难得地照进了巷子，夫妻两人沐浴在阳光里，如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卷。打过招呼离开后，我禁不住又回头望了一眼——此时定格的画面，足以让人心生羡慕，贫穷也好，辛苦也罢，就这样平淡地相守着，把日子过得像长巷里的青蒜苗一样，处处滴着清香，真好。

新中国，您有许多新的理由

黎均平(四川)

提起新中国
我首先想到的是您的新
在我的理解中
新中国的新
与新时代的新
其实是值得握手相庆的

我试着细数您70年的历史
您的新从时间中走来
您的新，有着新的理由——
道路是新的
理论是新的
制度是新的
文化是新的
掌舵的人是新的
当家作主的人是新的
崛起的一个个奇迹
也是新的

当然，您还有许多新的理由
比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比如，让自己新，让世界更新……

蚕之国

陈炳生(四川)

一只只蚕埋着头
从桑叶的边缘
细细地进食
久久地进食
似乎吞进了日月星辰
那些沙沙的声音
仿佛被细雨包围
养蚕姑娘的目光清澈如水
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而蚕，无时无刻不想破茧为蛾
亮翅轻翔
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吐丝
丝线无穷无尽
直到铺就了一条丝绸之路
起点，或源头
定格了千古岁月

是谁？在重建心灵之路
辽远的目光无比坚定
蚕的祖国，是一片桑园
蚕的沙铃声
汇成了一首进行曲

回首

马宗山(四川)

回首倏经七十秋，
煌煌盛业迈前修。
花开旷代启壮猷，
赤帜开新国步优。
核弹腾云惊广宇，
载人探月亮神州。
求真改革丰功立，
大国雄风肃五洲。

70年风雨 | 70首诗

渔歌子

周文静(山东)摄

